

金刀亭

【台湾】古龙

四



【台湾】古龙著

金刀亭

第四集

中国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腥风惨惨、血雨凄凄。

在腥风血雨中走来了一位蓬头破履的“老江湖”，他的行囊中揣着一把精芒四射的金刀，……金刀不仅斩仇杀恨，金刀还割爱断情……

英雄难过美人关！

“老江湖”的眼中却从来没有美人。武林七大门派的美女娇娃无不以能令“老江湖”侧目一视为荣为幸，更想以身相许练就绝世武功。许多武林强人豪侠对“老江湖”的频频艳遇充满了妒火……绵绵情丝攀缠着闪闪金刀，闪闪金刀挥斩着绵绵情丝……

难道打遍天下无敌手的“老江湖”不是男人？不是英雄吗？

什么是男人？

什么是英雄？

台湾武侠大师古龙先生一手捧酒一手握笔，向读者诸君讲述了一段令天下男人汗颜、令天下英雄肠断的故事……

第二十六章 青灵墨石

只见那神龙生得中等身材，双目之中精光时隐时露，一望而知便是内家造诣极为高深之人。

郭以昂望了神龙一眼，口中沉着地缓缓说道：‘原来这一位便是轰动武林的神龙大侠，在下眼拙，倒是有失敬意。’

神龙望了他一眼，口中冷冷哼了一声，态度相当狂妄，然后他的目光便开始四下掠动。

他目光在老夫面上停留了一下，然得再望了黄衣僧人一眼，似乎微微带着询问的意思。

这时少林主持天凡大师上前一步，薇薇合什，沉声一字一字说道：“贫僧风闻此次西疆飞龙古寺进袭敝门，乃是神龙大侠幕后主使，但内心之中总是存有数分疑惑之心。今日红衣飞龙僧人驾上寒寺，神龙大侠又亲自接踵驾临，如此看来，传言果是不虚的了？”

神龙回过目光来，微微一顿，望着天凡大师缓缓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天凡大师见他对自己方才一番话不作任何表示，反倒问起自己，略一沉吟说道：“贫僧天凡——”

神龙嗯了一声，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是天字辈份。少林主持方丈此刻何在，有烦大师传言相告，就说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似乎发现天凡大师面上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神

色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停下口来。

天凡大师微微吸了一口气，抑止住激动的心情，缓缓开口说道。“本门主持递逢闭关，不克外出接待各位。

神龙噢了一声，望了望天凡大师缓缓说道：“那么，少林一门决策，可是落在大师手上？

天凡大师微一沉吟说道：“不错”

神龙嗯了一声道：“那么在下有几句话向大师说明便成了。

天凡大师望了他一眼，只觉他面上阴沉沉，却是不露深浅。

神龙略略一顿说道：“在下此次来到中原，其原因想来大师是听说过的了？”

他语气之间甚为狂傲，天凡大师双目一轩，忍不住冷冷说道：“施主有意瞧少林一脉不顺眼：何必假借以新疆武学与中原一较长短的堂皇之辞，不如干脆直截了当，登门求战。再者一。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下口不说，神龙沉声说道：“大师还有什么话说，不必吞吞吐吐！”

天凡大师哼了一声继续说道：“再者施主既是自持新疆绝学，何必假手飞龙古寺，挟持来犯，施主一人登门岂不更为轰轰烈烈？”

他这几句话说得讽刺刺激迫交而有之，神龙面上神色铁青一时倒也答不上话来，他侧目望了那黄衣僧人一眼，又再看看散在四下的红衣飞龙僧人，沉声对黄衣僧人说道：“看这模样，飞龙阵式与少林罗汉阵对抗已经结束了？”

黄衣僧人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那一十八位红衣僧人个个面上带着又怒又愧的神情，神龙心头暗暗吃惊，口中却嗯了一声淡淡说道：“看来新疆飞龙阵的确较少林绝

学大阵要逊一筹？”

天凡大师重重地喧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猜错了，若非有这位谷侠仗义出手，敝寺目下已在西疆奇门毒烟之下个个束手待毙了！”

他有意将奇门毒烟四字说得极重，那神龙面上掠过一丝诧异之情，似乎他并不明白这奇门毒烟之言从何说起，不过他也没有继续追究下去。倒是侧目望着老夫及郭以昂，沉声说道：“这位尊姓大名？”

两道目神如电直注老夫，老夫哼了一声，心中对他如此狂熊极为难耐，冷冷地道：“荒野人士，不提也罢！”

神龙碰了壁，狠狠地望着老夫，口中却冷然道：“还有一位呢？尊姓大名？”

郭以昂忽然哈哈一笑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还是不说的好，说出来咱们之间便不好看了。

神龙咦了一声，不明白这一句话是何用意。

那黄衣僧人走上前去，在神龙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，神龙面色斗然大变，目光逼注在郭以昂面上，沉声说道：“原来是盖世金刀驾到，是在下眼拙，是在下眼拙！”

郭以昂哈哈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说话之间，目光掠过老夫面上，微微颌首，老夫明白他乃是叫老夫不要说出他的身份。老夫这时心中暗付郭以昂此来中原，不但不是与西域神龙有所勾结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少林极端危急之际，反而以金刀谷三木的身份助拳，若说世上果有机遇安排，恐怕要以此为最了。

老夫心中思念不止，那神龙想是因局势太过于奇特，一时想不出适当对策，尤其他不知道郭以昂此来少林的目的为何，于是顿了一顿，微微放缓声调道：“在下久居西疆，却早闻中原盖

世金刀侠名如日之中天，普及四境，今日有幸一见谷大侠，真是幸何如之！”

郭以昂却不与他虚假客套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若是谷某传闻不差，阁下此来中原少林，乃是要挑引起一场武林空前大粉论，是吗？”

他一言开门见山而出，神龙微微一怔，双眉一轩，已有怒意，峻声答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郭以昂嗯了一声道：“那么谷某此来少林，就没有白废功夫了。”

神龙噢了一声道：“谷大侠上少林助拳，乃是受人之托，岂言白废功夫？”

郭以昂微微一笑道：“阁下错了，谷某此来并非受人之托！”

神龙噢了一声，双目中神光闪烁不已，似乎在内心盘算难定，过了片刻，始缓缓说道：“那么谷大侠此来少林，难不成是机缘巧合，碰上的么？”

郭以昂仍是摇首道：“说明白些，谷某乃是听说阁下要上少林大雄宝殿，这才漏夜赶至，总算时候赶个正着，不早也不晚！”

神龙面上神色又是一变，沉声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谷大侠是冲着在下一人而来的了？”

郭以昂微微一笑，他心中明白下一句话只要有半分差池，立刻便是一场决战，是以微微一顿，心头借机沉吟了一刻，缓缓说道：“谷某此来要想和阁下说几句话，其中关系甚为重大！”

神龙见他说得严肃，不由微微一怔道：“为了几句话，谷大侠长夜奔波，何况咱们素不相识，这叫在下怎么……”

他话犹未完，郭以昂连忙摇手道：“谷某这几句话，虽不是

恶言凶语，但也不是好话，万一说出来不够重听，后果如何谷某可不敢预料。

老夫在一旁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那神龙气氛嚣张不可一世，但郭以昂句句语言紧紧相扣，反覆几次对话，已然处处占得上风，那神龙发言乃在被动之势，再也显露不出狂傲之火焰。

郭以昂说完话，一脸作出等候的神情望着神龙，便有要等待他的回言。

神龙面色阴沉之极，冷冷地道：“谷大侠有话请说，在下就此洗耳恭听。”

郭以昂嗯了一声道：“谷某敬劝阁下三思而行率群僧立即退出少林大雄宫殿，以免踏向千古巨憾。”

神龙仰天冷笑了一声，缓然说道：“就凭谷大侠这一句话么？”

郭以昂微微一笑道：“非是凭在下这一句胡言乱语，只望阁下看谷某这一张薄面。”

神龙口中冷笑不绝，但变目之中神光却左右摇曳不定，分明在心中思考不下。直到过了约有半盏茶的功夫，神龙忽然开口道：“谷大侠虽未说明原因，但话中用意，在下自然能够明了，试想在下不远千里跋涉而来中原，不论目的结果如何，若是果然因谷大侠一句话，便掉头而去，在下岂非对自己太过不去了？”

郭以昂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么以阁下之见，仍然预备以奇门阵式，漫天毒粉等一切手段，攻打少林古寺是么？”

神龙被他在言语之上屡屡逼迫，似是心头火起，面色一沉，冷冷地道：“这个不容谷大侠费心！”

郭以昂呵地一声大笑道：“这么看来，这一场架是免不了的

了！”

神龙哼了一声，沉声道：“是么？”

同时间他足下一移，已和郭以昂打了一个正对的照面。

郭以昂面上神色一寒，隐约见他胸腹之间微动，显然是在暗中连气调息，准备惊天一击！

老夫斗然有一股紧张之感直袭心头，只见神龙双目如鹭寒芒四射，双足一前一后微微半屈，左掌斜伸在背侧，右臂平伸，戟指如剑，不住凌空虚点划，那郭以昂立身一丈之外，只觉胸腹大穴，悉数为他虚点指式所封。

郭以昂面上神色登时便紧紧绷起，他长吸一口真气，双目紧随着神龙的指尖不住移动。

老夫只见神龙虚空点指之式越来越慢，仿佛整个右臂上负担了若干沉重之物，移动之间滞然生风，极为深沉。

那郭以昂面色陡然大变，双目之中闪过一丝惊乱之色，老夫直觉判断，神龙乃是在施展一种极端厉害的功夫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神龙身形陡然一起，右臂疾伸而出，指式一吐，鸣地一声，劲风划过半空，在郭以昂周身平空涌起一股暗劲。

郭以昂身形如电，紧紧跟着神龙一叶之式，向后平掠飞开，神龙冷哼一声，欺身而至。

郭以昂身形才一落地，眼前又是一重灰影，他突然大吼一声，左臂反掌一挥划出，右掌斜握，疾推出去，内家劈空掌力有如怒滔裂岸，汹涌而至。

只听“呼”“呼”之声响起，两人身形均为这一窒，神龙轻轻飘下身来，距那郭以昂仍是一丈之遥。

两人这一初度交手，出招沉重之极，发出劈空暗劲在半空互推散向两侧，一直吹向大厅两边墙上火炬，火光不住臂啪摇

曳，这等威势莫说直接击中，便是带过边，触及角，也非得筋残骨伤不可！

郭以昂后掠一步，右掌平平横胸而立，一字一字说道：“谷某有言在先，尚望阁下三思而后行！”

神龙身形一凝，双目注视着郭以昂，面上忽然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。

老夫一旁看得清楚，心中不由一震，只见他右手自肘而下不断颤动，忽左忽右，显得柔软之极，乍见之下仿佛自肘以下已无硬骨存在，弯曲转折之处似可为所欲为，对敌之际可采取任何角度。

老夫看在眼内，瞿然而惊，霎时想起一件事来。

那年金刀谷三木曾对老夫说过，天山一脉，有一套绝传功夫，唤作“苍鹰点”，一共八式，全是以内力夹在指爪之中施出，非有极为深厚的功力，根本连施展也无可能，但一经练成，威力之天，乃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事。

那一年谷三木行侠江湖，曾逢一大漠老人，武术极为精深，谷三木与他一言不合动起手来，先是空手对敌，后来打得性起，竟然亮出盖世金刀。

那大漠老人手持长剑，招式繁杂无方，谷三木猛攻不能取胜，后仗内力较深方占得上风。

那老人突然施出古怪剑式，谷三木金刀尽出，全力封守，却仍然被迫倒退了八八六十四步之多，事后谷三木明白此乃是“苍鹰点”绝学，叹为天下剑式之绝，便是告知老夫时，仍然赞不绝口。

此时老夫见神龙以指代剑，招式变化无方，便知他竟学得“苍鹰点”；郭以昂只觉神龙出指如风，已知对方将全力攻击，他一瞧之下已知其中厉害，再也不及多想，长吸一口真气，后退

半步。

老夫想起谷三木曾说凭其毕生武学，也找不出能在对方“苍鹰点”施出之中出式反攻，仅能固守而已。这时郭以昂已被罩入指影之中，老夫聚精会神看他究竟如何应付。

只见神龙右臂猛吐，指尖由上而下疾划而过，经风鸣然响起。

郭以昂面上流露过紧张的神情，他双目丝毫不敢移动，右掌一对横置于胸前。

其实此刻那神龙距他仍有大半丈之遥，但在这等绝顶高手出招之下，这一段距离不过只有数寸，神龙那一臂数指运出内功委实比精钢长剑绝不稍逊，加之随时可行虚空吐劲对敌之际，较持长剑更不知威猛几许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神龙足下猛可向前疾冲一步，然后漫天全是一片劲风破空之声，“苍鹰点”的精华，已在他夺得主动之后悉数施出！

神龙手臂东挥西削，在空间划出不规则的线条，但在郭以昂的眼中，这每一根线条随时都有划到自己身上的可能性。

只见郭以昂双目精光不住闪烁，紧紧的注视着神龙飘忽无比的攻势，足下不住向后移退。

猛然之间，神龙攻势全收，右臂虚空一停，随着口中吐气开声，平空一臂而下。

这一式神龙乃是出神力，希能一击获胜，十二成内家真力发出，掌缘扫过空气已响起锐啸之声，饶是郭以昂立身数尺之外，衣衫长袍已被吹得向后急压，迎风欲裂。

全体在旁观战的人，包括老夫在内，都瞧出这一式乃是神龙最后杀手，不由一同脱口大呼一声，郭以昂能否脱出天山亘古绝学“苍鹰点”之危，端看在这一招了。

只见郭以昂仰天吸了一口真气，一直未曾动过的右掌，这时平平拍在自己腹上，掌缘向内，虎口向外，闪电般一飞挑出。

他这一挑之式，方位取得极为古怪，既非迎向神龙劈来之掌，也非以攻为守，反击对方要害，而是胡乱向右侧前方虚空施劲。

老夫看得一呆，那知突然之间，半空发出一声闷雷声响，随着郭以昂右掌飞场之势一路隐隐响个不绝，生象是长空鸣雷，集久难消。登时大厅之中，回音四下起落，好一番威猛之势！

神龙力道已吐，平平击向郭以昂左腹，但觉尚距有半尺开外时，内力再也休想递进半分，虚空之中郭以昂身前似乎布上了一层无形的网，“波”“波”数声连响，神龙攻出的招式悉数遭受封闭弹开，整个绵绵不绝的攻进，登时为之一滞。

老夫看得只觉心中一紧，这郭以昂竟然练就了艺身真气，神龙内力便是再强，也是意料不到。

这时方才看出郭以昂随手向外前方绷出一式的奥妙来，只听闷雷之声不绝于耳，呼呼劲力忽然在空中打了一个回转，正好自背发袭回，对准神龙又惊又怔，缓缓倒退的身体。

老夫忽然忍不住脱口高呼一声：“好功夫！”

神龙招式虽已走老，他感到身后一股劲风直压而来，一探之下便知用的是纯粹绵长内劲最为持久难防。

此刻他心中狂傲之气早已消失殆尽，继之而起的则是谨慎小心之感，只见他吸了一口真气，左脚向外一横步，右腿倒踩七星步，滴溜溜地打了一个转身。

郭以昂的内力持久不散，始终压集在神龙背脊之后，这时神龙右掌斜斜削出，一股内力应手而发，带引着那一股绵长内力击向地上，少林大殿地上所铺的大石板，登时被这一股内力

打裂好大块！

神龙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右掌原式不变，直待确定余力全消之后，这才缓缓收回胸前，望着郭以昂冷冷地道：“谷大侠金刀立威，扬名天下，想不到掌上功力，也自高强如斯，在下佩服，佩服！”

郭以昂想是刚才情急之间，内力过于消耗，胸腹之间不住起伏，好一会才平息下来，他淡淡一笑，望着神龙慢腔细语说道：“若是谷某眼光不花，方才阁下以指代剑，所施的可是天山一脉绝学？”

老夫心中暗道这郭以昂果然见多识广，一眼便道出那“苍鹰点”的来历，果然神龙似有惊异之色，他微微一顿，说道：“练招不精熟，倒教谷大侠见笑了。”

他含含糊糊原是存意混蒙，但郭以昂面上神色却忽然一沉，冷然说道：“那天山剑老是阁下何人？”

老夫的目光正好注视在神龙面上，只见他的神色斗然骤变，然后又现出急怒之色。

神龙面带怒容，峻声说道：“谷大侠，你问这个作甚？”

郭以昂却也丝毫不假以颜色，只是面寒如冰，冷冷地道：“天山刘老一身古怪奇功，形形色色可谓天下第一奇人，但为人最是淡泊，生性与世不争，阁下与刘老若有牵连，耳染目濡，岂会生出如此野心？”

神龙显然已是怒极，表面反倒深沉一片，叫人分辨不出深浅来，他望着郭以昂，淡然一哂道：“不管在下与天山刘老是何关连，谷大侠方才所说，突生野心之话，不知如何说法？”

郭以昂神色肃然，望着神龙一字一字的说道：“阁下世居西疆，终生练武，造诣深厚已至此竟，虽说学无止境，不能心足，但内含锻炼愈久，理当暖暖自蕴，深藏而不露。岂可乍起争强

斗胜之心？名为以武会友，实则存心恃强控制武林，任一己之私，离他人之足，此不谓之野心谓何？”

神龙面上不动声色，仿佛对郭以昂这几句话，听在耳内，想在心中，过了片刻，他突然冷冷一笑：“谷大侠仁义居心，若是处于在下之境，便当如何？”

郭以昂正色道：“我么？若非行侠仗义江湖，便当退隐山林，修身养性。

神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谷大侠显然是选择前项了？”

老夫在一旁听那郭以昂说得好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他说否则便退逸山林之中，郭氏久居关外，这句话可以说得上，但这一次静极思动，不远千里前来中原，难道从此将要采取行侠四海，遍扬威名的行动了么？”

老夫心中思虑不止，郭以昂微微一笑，对神龙说道：“其实这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，阁下思想不透，甚是令我费解，恐怕其中另有隐情吧。”

老夫以为这乃是郭以昂随口所说，那知神龙面色却蓦然一变，以不自然的口音说道：“谷大侠，你——这是怎么讲？”

郭以昂吁了一口气，冷然道：“阁下心中有数，谷某也不必多说。只是阁下因此而甘愿与天下武林成为敌对，虽说这份豪气前无古人，非阁下这等心机绵密之人，决不敢轻易行之，但究竟落得个以邪侵正之名，大大划不来呢？”

神龙蓦然之间翻过脸，整张面孔板了起来，双目之中寒光暴射，注视着郭以昂，一眨也不眨，好一会才冷冷地说道：“人称谷三木金刀无敌，在下方才敬你数分，却见其效果适得其反，谷大侠，咱们之间是不完的了。”

郭以昂微微摇头道：“阁下敬请三思而后行！”

神龙似如不闻，以冷冰冰的声调，一字一字地道：“谷大侠，

你敢接我一招么？”

老夫听见这一句话，便知两人之间，非得拼出个上下不行了，郭以昂忽然声调激昂起来，仰天长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施尽一切，谷某敢不相迎？”

他这几个字，如同一个巨大的古钟，骤然狂鸣，声音宛如有形之物，不但在每个人的耳中撞激荡漾，便是四周每一木石皆生回音，霎时竟响成了一片，汪洋大海般的音浪，嗡嗡不绝！”

神龙也不再发话，他右手缓缓平举当胸，只见他一探之间，一股白色的烟雾，自掌缘缓缓吐出。

老夫一见那白色氤氲，大异于一股运用真气的象征，心中暗暗吃了一惊，便知他乃是要施展一种极为厉害的独门功夫。

只见郭以昂面上露出茫然之色，分明也弄不明白神龙这种功夫的来龙去脉。

只见那白烟愈冒愈浓，神龙的面上缓缓掠过一层紫气，足步渐渐向郭以昂立身之处逼去。

郭以昂缓缓转过身来，向后退开，老夫见他足下绕着弧形，才退数步，已转过了方位，登时明了他乃是想占取上风之地，疑虑神龙施展毒功。

蓦然之间，神龙左掌自腰际向外一推，一股强劲掌风斜斜推开，紧接着又向右方斜削而下，两股掌风一左一右，均是击向郭以昂外侧，完全偏差开来，显得极为古怪，老夫只觉他这两掌，一定怀有深意，只是一时看不出底细。

那知那两掌之力一上一下，在空中一合，立刻产生一种回旋之劲，只见郭以昂身形一滞，后退的足步竟然迈不开来！

老夫几乎要脱口叫好，这种回旋之劲，原是太极门中的心法，但总须两人出掌相互配合，这神龙不但以一己之力，且仅

以一掌连发两式，居然产生回旋之劲，若非老夫亲自所见，委实难以置信。

显然郭以昂也吃了一惊，神龙乘此一怔之极，右掌猛可一扬，呼地平平推出，一式‘推手’直击而去。

右掌挥动之间，白烟随掌式化作一道烟带，诡异之极。

霎时郭以昂面上流露出紧张之色，上身猛可一幌，足下平移向左足足有五尺之远，双掌平封而出，不求攻敌，但求自保。

神龙掌式来近，内力吐放，郭以昂只觉四周空气骤然一热，一股刺肤之感立时袭体而生。

这一瞬间，郭以昂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极端危险之境，稍一疏神，立刻便有性命之虞，对方这古怪的掌法威力奇大，而且目下在自己尚不明了其性质之时，又不敢出掌硬对，以防为异功奇术所伤。

郭以昂一身武学其实已远极境，只因对手太过强硬，他心中先存有几分紧张之心，否则早已硬打硬撞，反击而上。

他见神龙内力逼近，周身感到一阵炙热之感，只见他足下一闪，向后轻轻飘出三尺远近，同时间右掌一颤，巧妙绝伦地在身后布出一张掌影，内力吐发而出，在空气之中交相排动，向后轻轻飘出三尺远近，激起呼呼风声。

他这用力逼在掌风之中发出，立时将神龙那古怪的掌式遏阻，周身顿感清凉；他藉极长长呼了一口真气，斗然之间大吼一声，右掌一划，反臂一震急捣而出。

这一拳他已用足了十成内力，想藉此一拳平反战局！

霎时之间，大厅之内呼啸之声大作，仿佛平地骤起一阵风暴，老夫见过郭以昂的真功夫硬本领，尚不觉奇，其他一厅少林僧人，以及飞龙和尚个个面目失色，只怕此刻他们心中暗暗

折服盖世金刀果然名不虚传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神龙上半身斗然间向后倒折而下，双手一幌，自腰际两侧一左一右平击而出，右掌白烟未消，左掌指缘却突然冒出嘶嘶黑气！

一黑一白两股烟交缠在一起，蔚成奇观，老夫只觉心头一震，一个念头霎时流过胸中，忍不住脱口高呼：“青灵墨石掌！”

大厅之中的人，一齐发出一声惊呼，老夫万万料不到这神龙居然会施这‘青灵墨石’掌力，看来郭以昂此番是难逃大动了！”

只见郭以昂在黑白烟层之中，猛地一矮身形，半仰起脸来，双目圆睁，神光四射，一掌倒翻紧贴着颊际，也不见他有何动作，霎时之间，漫天浓烟四下散开，烟幕之中，郭以昂左掌顺步挥出，神龙身形一个踉跄，向后倒退两步，郭以昂缓缓直立身来，右手抚在腰侧，面上微露疲惫之色！

老夫敢保证当时大厅之中，除了老夫一之外，决无第二人看清方才一击的经过情况，倒并非老夫功力、眼神较他们各人为高，单是那少林天凡大师，功力便不在老夫之下，实是老夫明白郭以昂的身份，方才他一掌倒翻贴于脸颊，便是个掩蔽动作，暗地在千钧一发之时，吹出‘先天真气’。

神龙骤施‘青灵墨石’掌，原以下了杀心，却不料郭以昂拼力发气，将他一阴一阳，一冰一烈两股力道，凌空硬生生吹散，余力不尽犹将他生生推出两步开外，只见他一脸又是惊愣，又是骇然之色，望着郭以昂一句话也说不出！

老夫此刻心中热血高贲，神龙既已练就‘青灵墨石’掌力，其功力造诣之深，已至登峰造极之境，而郭以昂在万分危急之时，被迫发出‘先天真气’，攻敌之不备，取敌之难防，终于一